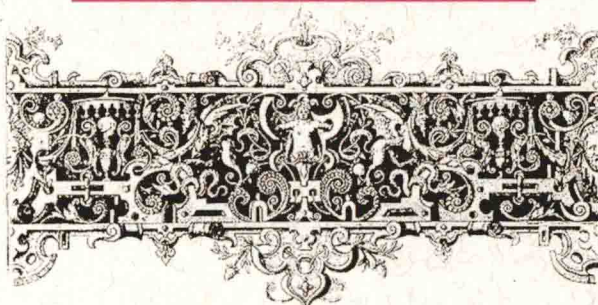




西方教育史 经典名著 译丛

单中惠 徐小洲/主编



The History of pedagogy

教育学史

〔法〕加布里埃尔·孔佩雷/著
张瑜 王强/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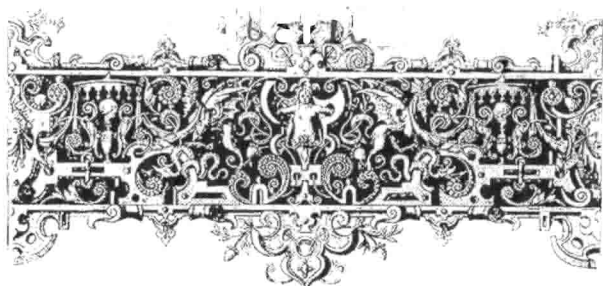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西方教育史 经典名著 译丛

单中惠 徐小洲/主编



The History of pedagogy

教育学史

〔法〕加布里埃尔·孔佩雷/著
张瑜 王强/译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学史/(法)孔佩雷著;张瑜,王强译.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
(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单中惠,徐小洲主编)
ISBN 978-7-5328-7745-4

I. ①教… II. ①孔…②张…③王… III. ①教育
史—法国 IV. ①G55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7330 号

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

单中惠 徐小洲 主编

教育学史

[法]加布里埃尔·孔佩雷 著

张瑜 王强 译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 版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4 传真: (0531)82092625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mm×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32 印张

字 数: 4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7745-4

定 价: 65.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539-2925659

“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总序

教育史蕴藏着教育智慧，教育史名著闪耀着人类教育智慧的光辉，因此，从教育史中可以寻找教育智慧的宝藏。教育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课题，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或在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或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的前提下，提出各具特点的教育主张、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毋庸置疑，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今教育家通过他们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给后人留下很多教育智慧。从事教育的人，研究教育的人，管理教育的人，以及学习教育的人，如果不了解教育的历史，那不仅与自己的崇高称号不相匹配，而且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不了解教育历史的人往往对教育限于感性，在教育实践中会走弯路。不了解教育的历史，不知道教育上的巨人是谁以及他的肩膀在哪里，就无法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谈教育创新。

法国教育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教育思想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Thought）一书中曾这样说过：

“历史的研究不仅将会使我们有能力与我们自己的原则交流，而且也会使我们时不时从我们的前辈那里，发现我们必须纳入考虑的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先辈，而我们是他们的传人。”概括起来，教育史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一是拓展教育视野。教育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一种永恒现象。通过教育史，可以了解古今教育家是如何对教育问题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的，从而拓展教育视野。二是增长教育智慧。教育问题的解决需要教育智慧。通过教育史，可以拥有前辈的经验和智慧，从而既能对过去和现在的事情作出

合理的解释，也能对将来的事情作出合理的推测。三是寻求教育思想支撑。从历史传承的意义上讲，教育史上教育家的一些思想并没有过时。通过教育史，可以从历史上的教育家那里借鉴一些有益的东西，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四是获得教育方法。在教育发展历史上，很多教育家都是有长期教育实践经验的教师。通过教育史，可以了解其有特色的教育理论，获得其有启示的教育方法。

20世纪以来，在西方教育史学界，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教育史学家撰写了很多在学术上造诣很深和影响很广的教育史著作。这些著作既对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在西方教育史学界确立了重要的学术地位。这次，我们策划翻译出版“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其目的在于向我国教育界尤其是教育史学界推介一些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通过这些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教育学者尤其是教育史学者不仅能在教育理论素养上有所提高，而且能在教育史学观念上有所感悟，还有能在教育史研究方法上有所启迪。

在确定“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的入选书目时，我们主要考虑了三条原则：一是经典性。入选的书目在西方教育史学界应是流传较广和影响较大的著作。由于它们具有形成智慧的教育价值，因而凸现出经典性。二是代表性。入选的书目在西方教育史领域的不同学术研究方向和研究视角应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既有通史，又有问题史；既有制度史，又有思想史；既有古代史，又有近现代史。三是独特性。入选的书目在西方教育史领域应能体现不同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应能体现西方不同国家教育史学家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其中，既有体现传统史学研究的著作，又有体现当代史学研究的著作。在确定“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入选书目的过程中，我们还征求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据此，“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精选了十本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其中有：

〔美〕布里克曼（William W. Brickman）：《教育史学：传统、理论和方法》（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Tradition, Theory, and Technique）。

〔英〕弗里曼（Kenneth J. Freeman）：《希腊的学校》（Schools of Hellas）。

〔英〕科班 (A. B. Cobban) : 《中世纪大学: 发展与组织》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 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英〕伍德沃德 (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 : 《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研究》
(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1400—1600)。

〔法〕孔佩雷 (Gabriel Compayré) : 《教育学史》
(The History of Pedagogy)。

〔美〕伯茨 (R. F. Butts) : 《西方教育文化史》
(A Cultural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美〕布鲁巴克 (John S. Brubacher) : 《教育问题史》
(A History of the Problems of Education)。

〔英〕拉斯克 (Robert R. Rusk)、斯科特兰 (James Scotland) :
《伟大教育家的学说》(Doctrines of the Great Educators)。

〔美〕克雷明 (Lawrence Arthur Cremin) : 《学校的变革》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

〔美〕托里斯 (Carlos Alberto Torres) : 《教育、权力与个人经历: 当代西方批判教育家访谈录》
(Education, Power, and Personal Biography, Dialogues with Critical Educators)。

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山东教育出版社领导的精心打造, 教育史著作出版已成为山东教育出版社的特色品牌。这次“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的翻译出版, 得到了山东教育出版社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在此谨致最诚挚的敬意。还必须感谢的是, 在翻译出版的过程中, 教育理论编辑室主任蒋伟编审做了大量的指导和协调工作, 付出了辛勤的努力。

我们希望“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的翻译出版, 不仅能推动我国西方教育史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积累, 而且能为我国教育界提供一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西方教育史经典读物。

单中惠 徐小洲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2009年2月

解 读

单中惠

《教育学史》(*The History of Pedagogy*)一书是法国教育史学家加布里埃尔·孔佩雷(Gabriel Compayré)的代表作,出版于1881年,副题是“主要教育家及其理论;重要著作分析”(Principal educators and their doctrines; Analysis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原书名为《十六世纪以来法国教育理论批评史》两卷本(*Histoire Critique des Doctrines de l'Éducation en France depuis le Seizième Siècle*),出版于1879年。1886年,《教育学史》一书由美国著名教育家、密执安大学教授佩恩(William Harold Payne)翻译成英文。

1843年1月2日,孔佩雷出生于法国南部达恩省的省会阿比尔市。他曾在家庭里受到严格的早期教育。在父亲的培养下,他先后进入卡斯特尔中学、图卢兹国立中学和巴黎的路易斯勒国立中学学习。1862年,他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哲学专业。1865年毕业后,他被任命为波城中学的哲学教师。1868年大学毕业后,他被派往普瓦捷中学。在学习过程中,孔佩雷表现出聪慧博学、想象力丰富、博闻强记和刻苦勤奋等优点。

孔佩雷对法国普通民众十分同情和关注;他歌颂卢梭的雄辩演讲也得到了法兰西研究院的提名表扬。自此,创作和荣誉占据了她的生涯。除了完成本专业的任务和哲学著作以外,他还仔细研究法国的社会和政治问题。1874年,孔佩雷的博士学位论文《大卫·休谟哲学》(*Philosophy of David Hume*)发表,显示了他在哲学思想和语言上的最高成就。1875年,他担任图卢兹大学哲学教授,并开始研究教育科

学。由于他的出色的风格、自由的思想、渊博的学识,成为共和党中的重要力量,因此,他遭到了嫉妒者和反对者的激烈攻击。1880年,孔佩雷被授予爵士荣誉勋章。1881年,他被选为达恩省拉瓦区的代表,由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81年,公共教育部长曾将他召到巴黎,让他帮助建立高等师范学校。1889年后,他先后担任里昂学院院长、国民教育部总督学。1913年,孔佩雷去世。

孔佩雷一生中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除《教育学史》一书外,主要还有:1880年的《公民和道德教育手册》(*Manual of Civil and Moral Instruction*)两卷本、1882年与他的朋友(著名作家)戴普兰(M. A. Delplan)合著的《公民与道德讲稿》(*Manual of Civil and Moral Instruction*)、1883年的《公民教育课程》(*Course of Civil Instruction*)、1885年的《教育理论与实际》(*Cours de pedagogie theorique et pratigue*)、1886年的《教育学入门》(*Nations elemenaires de pedagogie*)、1887年的《道德理论与实际》(*Cours de morale theorique et pratigue*)等。其中,《公民和道德教育手册》两卷本出版后不到三年时间,第一卷售出30多万本,第二卷售出50多万本。孔佩雷翻译并加以注释的著作有贝恩(Bain)的《归纳和演绎逻辑》、赫胥黎(Huxley)的《休谟生平及其哲学》、洛克(Locke)的《教育漫话》等。此外,他还在《哲学杂志》和《教育学词典》上发表了许多文章。

《教育学史》一书除“英文本译者序”和“前言”外,共22章。

在“前言”中,孔佩雷讨论了“一部完整的教育史应该是什么样”、“一部简要的教育学史应该是什么样”、“教育史的分类”以及“教育史的有用性”四个方面。他明确指出:“教育史学家不仅仅要阐明教育哲学家们传授给人们的有待认可的普遍概念。如果他希望自己的著作完整,那么,他还必须详细记录教育获得了什么成就,要切实研究由不同时期的教育组织者所建立的教育体制。”“教育学史是研究教育本身的必要导入。教育学史研究并不是为了达到博学或满足好奇心,而是有实际的目标,即为了从中寻找到一些永恒的真理,作为教育理论的本质精华。”在他看来,教育学史研究不仅有利于人们的智力发展,而且还可以给人们带来道德和心灵的激励。因此,教育学史应该“构成法国初

等师范学校研究课程的一部分”。

第一章至第四章(共4章),主要论述古代教育。其中,第一章:古代东方教育,包括古代印度的教育学、佛教改革对教育的影响、犹太人的教育、古代中国的教育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教育;第二章:古希腊教育,包括古希腊教育学、雅典和斯巴达的教育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第三章:古罗马教育,包括古罗马早期的教育、古希腊教育对古罗马学校的影响以及西塞罗、瓦罗、昆体良、塞内卡、普鲁塔克和奥里略;第四章:早期基督教徒和中世纪教育,包括基督教新精神、中世纪智育的衰落、经院哲学和大学以及圣哲罗姆、查理曼大帝、阿尔琴、阿伯拉尔、热尔松和维多里诺。

第五章至第八章(共4章),主要论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教育与教育思想。其中,第五章:文艺复兴与16世纪教育理论,包括教育复兴的起因、16世纪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以及伊拉斯谟、拉伯雷和蒙田;第六章:新教主义与初等教育,包括初等教育的起源、新教改革精神以及加尔文、梅兰希顿、慈温利、马丁·路德、拉特克、夸美纽斯和培根;第七章:教会教育,包括教会办学、耶稣会、詹森教派、奥拉托利会;第八章:芬乃龙的教育思想,包括《论女子教育》的评析、对修道院教育的批评、对女子教育固有偏见的反驳以及兰伯特夫人、波舒哀。

第九章至第十二章(共4章),主要论述17世纪教育和教育思想。其中,第九章:17世纪哲学家的教育思想,包括笛卡儿、马勒伯郎士、洛克;第十章:17世纪女子教育,包括塞维尼侯爵夫人、弗勒里神父、德曼特农夫人以及女修道院的教育、波特·诺亚尔学校和圣西尔修道院;第十一章:罗林的教育思想,包括巴黎大学学科的复兴、罗林的《学习论》评析;第十二章:天主教与初等教育,包括17世纪初等教育的状况、德米亚、克劳德·乔利以及拉萨尔与基督教学校、基督教学校兄弟会教育机构的建立和《基督教学校管理》。

第十三章至第十九章(共7章),主要论述18世纪教育和教育思想。其中,第十三章:卢梭与《爱弥儿》,包括卢梭的先辈们和对卢梭产生重要影响的其他人物以及《爱弥儿》所体现的一般理论及影响;第十四章:18世纪哲学家的教育思想,包括孔狄亚克、狄德罗、马蒙泰尔、爱

尔维修和康德;第十五章:世俗教育和国民教育的起源,包括耶稣会士的放逐和对耶稣会士教育的普遍不满以及拉夏洛泰、罗兰和杜尔哥;第十六章:法国大革命与教育,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教育的主要特征以及米拉波、塔列兰和孔多塞;第十七章:法国国民议会与教育,包括国民议会的措施、巴黎师范学校、国民议会创立的重要机构以及拉卡纳尔、多努、雷佩尔提、圣茹斯特、罗姆和布基耶提出的计划;第十八章: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包括虔信派弗兰克、慈善主义者巴泽多以及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活动和理论、裴斯泰洛齐与卢梭;第十九章:裴斯泰洛齐的继承者,包括福禄培尔、佩雷·吉拉德的活动和理论。

第二十章至二十二章(共3章),主要论述19世纪教育和教育思想。其中,第二十章:19世纪女子教育家,包括金利斯夫人、艾吉涅兹小姐、汉密尔顿小姐、肯潘夫人、雷米萨特夫人、基佐夫人、尼克尔·德·索绪尔夫人、卡朋蒂埃夫人以及索旺小姐;第二十一章:19世纪教育理论和实践,包括福尔库瓦与1802年法案、帝国大学的建立、相互教学法的实行、初等教育的状况、基佐与1833年法案、民众教育的发展以及教育理论家雅克托、圣西门、傅立叶、卡贝、孔德、迪庞卢和库辛;第二十二章:教育科学,包括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施莱尔马赫、赫尔巴特、贝内克和查尔斯·施密特以及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和亚历山大·贝恩。

相对其他的教育史著作来说,《教育学史》一书的书名的确很有特色,因而显得与众不同。从整体来看,它表现出以下的特点:

第一,资料丰富且文献翔实。《教育学史》运用了大量的史料,其中包括教育家的著作、教育法令、教育历史事例、教育实践情况等,甚至还有中国老子《道德经》、《犹太法典》以及佛陀与他的弟子的对话。此外,书中有两章专门论述女子教育(第十章:17世纪女子教育、第二十章:19世纪女子教育家),在一本通史性教育史著作中如此集中地论述女子教育历史确实是不多见的。还有,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运用了不少具体而有趣的事例。例如,在论述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学校教育情况时,作者写道:“一位死于1782年的苏比安校长,在任教期间杖打过学生911527次,鞭打过学生124010次,扭耳朵10235次,打头1115800次。

此外,他还让学生在三角木板上下跪 777 次,让学生戴傻瓜帽 5 001 次,让学生高举棍子 1 707 次。他曾经说过 3 000 句左右的脏话。”^①又如,在论述 18 世纪教师状况时,作者写道:裴斯泰洛齐的一个门徒在参加学校教师招聘时,参加考试的两个人都没有文化。校长在考试结束后告诉他,他们都不合格,但是,校长又说:“我的竞争对手阅读能力好一些,而我书写能力好一些;……此外,我的房间比他的大一些,能在里面更好地给孩子们上课。最后,我被录用了。”^②

第二,论述简明扼要且分析精辟中矢。《教育学史》一书尽管出版时间较早,但与它以后出版的西方教育史著作相比,它在分析力度和行文流畅上一点也不逊色,作为一本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是名副其实的。在整个论述中,作者结合丰富的史料进行了精当的分析,有时还进行比较分析。尤其是每一章最后面的“分析性总结”,不仅言简意赅,而且是画龙点睛。这里试举二三例。例如,“与古希腊教育突出智育或文化训练相对比,古罗马教育可以说是十分务实的。因此,古希腊和古罗马为世界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在当今教育领域中分别代表着古典课程和科学课程。”(第三章)^③又如,“苏格拉底哲学代表了人类思维的主观性倾向,而培根哲学则代表了人类思维的客观性倾向。这两种哲学造就了两派不同的教育家,即形式主义教育家和现实主义教育家。前者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训练、培养和形式;而后者则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教学和知识的获得。”(第十六章)^④再如,“教育改革家包括两类人:第一类人,明确目标,看清未来的路;第二类人,心怀激情,探索未来的路。有的人用理性和反思之光看到了目标,然后铺设了一条通往目标的逻辑道路,他们或许不一定亲自踏上征途,但最终会有人去实践。而有的人则从强烈的内心情感出发,在感情的迷雾中,他们看不清目标的位置和轮廓,但他们依然摸索前行。前者的动力是理智,而后者

① *Gabriel Compayer, The History of Pedagogy*, Boston: D. C. Heath & Company, 1910, p. 416.

② *The History of Pedagogy*, p. 432—433.

③ *The History of Pedagogy*, p. 59—60.

④ *The History of Pedagogy*, p. 211.

的动力则是情感。这两种天赋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互不相容的。”(第十八章)^①此外,还需要一提的是,英译本的翻译者、美国教育家佩恩所做的许多十分精彩得当的注释,也为《教育学史》一书增添了力度。

第三,凸显法国教育学发展的历史。尽管作者在整本书中既论述了古代东方和古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的教育学发展,也论述了近代英国、德国、美国等一些欧美国家的教育学发展,但是,作为法国的一位教育史学家,法国的教育学发展历史在《教育学史》中明显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篇幅。例如,17世纪法国教育家芬乃龙和罗林、18世纪法国教育思想家卢梭以及法国大革命与教育、法国国民议会与教育,该书都列了专章进行论述。此外,还论述了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拉萨尔、狄亚克、狄德罗、马蒙泰尔、爱尔维修、拉夏洛泰、罗兰、达朗贝尔、杜尔哥、米拉波、塔列兰、孔多塞等人的教育思想以及19世纪法国女子教育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教育学史》可以被看做是一本法国教育学史。这无疑有助于读者拓展他们在法国教育历史上的视野。

第四,整体论述采取分节的方式。综观西方教育史著作,应该说,采取这种分节的写作方式的西方教育史学家并不多见。《教育学史》一书的全部论述共分667节,而且每个节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时仍然能够非常清晰明了。这里,作者采取了与17世纪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洛克在《教育漫话》中相似的写作方式,也许是因为他曾翻译过洛克的这本书,从中在写法上得到了启发。但是,孔佩雷和洛克两人之间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洛克在分节写作时是不分章的,给人一气呵成的感觉;孔佩雷在分节写作时不仅分章,而且列有章的标题,给人深入思考的停顿。

《教育学史》是孔佩雷的一本最重要的著作,在1879年第一版出版后,不到两年时间(即到1883年时),在法国已发行第四版。该书除英文译本外,还有完整的德文译本。美国教育家佩恩认为,我们在教育史领域需要一本既全面又不冗长、既有明确清晰的处理方式又有宽泛精确的批评洞察力的著作,而《教育学史》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

^① *The History of Pedagogy*, p. 444.

教育通史的一个典范。^① 美国著名教育史学家和比较教育家布里克曼 (William W. Brickman) 1982 年在《教育史学: 传统、理论和方法》(*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Tradition, Theory, and Technique*) 中曾对《教育学史》一书作了这样的评价^②: 虽然该书是一本出版时间比较早的著作, 但是, 它对于了解西方教育学史尤其是法国教育学史仍然是很有用的。

① *The History of Pedagogy*, Translator's Preface, p. vi.

② William W. Brickman,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Tradition, Theory, and Technique*, New York, Cherry Hill: Emeritus, Inc., Publisher, 1982, p. 10.

英文本译者序

我承担此书的翻译工作,主要考虑到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v

第一,大量教育类研究文献显示,在教育研究的三个阶段,即实践研究、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中,作为最后一个阶段的历史研究,仅仅得到极少数英美教育工作者的关注。然而,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在专门的教育活动中,教师应该对教育活动领域有一定历史性认识,这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认为,有理由把历史研究应用于教学实践。秉承开阔视野、公正坦诚和目标一致的基本原则,在教育实践中开展多种多样的实验和实践活动以及批评和调查活动,这对教师是最有帮助的。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最敏锐的思想家都曾致力于解决各种教育问题,教育艺术在各种环境中进行着,包括民间的、社会的、宗教的、哲学的以及种族的。这些教学实践为教育的稳步发展提供了最佳条件,现在正是我们重申这些教学实践的时刻。

第二,历史研究几乎被完全忽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此领域的著作几乎没有,我们无从获得。干枯、琐碎和不完全的事实叙述,导致研究兴趣的迷惑和钝化。我们需要一本既全面又不冗长、既有明确清晰的处理方式又有宽泛精确的批评洞察力的著作。几年前,我怀着深切的崇敬之情读完了加布里埃尔·孔佩雷^①(Gabriel Compayre)的《十六世纪以来法国教育理论批评史》(*Histoire Critique des Doctrines de*

vi

^① Gabriel Compayré, 法国教育家(1843—1913), 中文名译为加布里埃尔·孔佩雷。——译者注

L'Éducation en France depuis Le Seizième Siècle)(巴黎,1879年)。在我看来,此书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教育通史的典范。近期,孔佩雷先生把这本批评史改写为一本教育通史,名为《教育学史》(*Histoire de la Pédagogie*)。本书保留了原先著作的所有特点,并比较充分地展现了本人心目中教育应有的理想的著作模式。

读者会注意到孔佩雷先生对“教育学”(Pedagogy)和“教育”(Education)所作的区分。从术语上,本人更愿意给教育学一个不同的内涵;但站在道义的立场上,本人认为,只要在文本许可的情况下,应该保留孔佩雷先生对这些术语的应用。

如果因为历史的联想意义便拒绝使用“教育学”一词,这看起来是过于拘谨的。实际上,这个术语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教育文献中是广泛应用的,这便足够保证我们可以毫无风险地使用它。对我们而言,术语“Pedagogics”可以被用为“Pedagogy”的同义词。在我看来,按照欧洲大陆的用法,最好把术语“Pedagogy”限定为教育的艺术和实践,而术语“Pedagogics”则限定为与之相关的理论科学。

vii

我特别感谢孔佩雷先生以及他的出版者保罗·戴拉普兰先生(Paul Delaplane),感谢他们特许我出版这本译著。我也要感谢我的朋友劳瑞(C. E. Lowrey)博士,感谢他为我的翻译工作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和重要的帮助。

威廉·哈罗德·佩恩

(William Harold Payne)

密执安大学,1886年1月4日

在该书第二版发行时,我们对以前的译文又进行了认真的修正,更改了其中几处用词错误。在这个版本中,译者和出版者将不遗余力,努力使此书不愧对广大教育界对它的厚爱。

威廉·哈罗德·佩恩

1886年8月1日

前言

一部完整的教育史应该是什么样。——在一部简要的教育学史 (history of pedagogy) 的编写过程中,我并非试图编写一部教育史 (history of education)。教育学与教育,就像逻辑与科学、辩论与口才一样,是类似的但又不同的事物。

ix

一部完整的教育史不应该包括什么?在浩瀚的发展过程中,它是各个时期、各个国家人类智力和道德文化的全部记录。它是一本人类生活的简历,展现人类社会的多个方面:文学的、科学的、宗教的、政治的。教育是进步的动因,会影响人类的性格,改变人类的天赋,塑造形形色色的不同个体,就像伯里克利(Pericles)^①时代的人与现代的欧洲人截然不同、中世纪的法国人和大革命后的法国人截然不同一样。

事实上,不仅有这样一种在学校里进行、来源于教师直接行动的教育,而且还有一种自然的教育,即我们在不知情或无意情况下、在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影响下接受的教育。曾有一位哲学家天才般地称之为教育的神秘推手,其包括气候、种族、行为方式、社会条件、政治机构及宗教信仰等。如果一个 19 世纪的人不同于一个 17 世纪的人,不仅因为前者在法国的国立高等学校受教育、后者在耶稣派学院受教育,而且还因为在不同的成长环境中他们培养了不同的思维和感受习惯,体验着不同的法律条文、社会文化和政治活动,汲取了不同的哲学和宗教思想。在那个被称为“人类灵魂”(the human soul)微妙多变的结构中,有

x

^① 伯里克利(公元前 490—前 429),古希腊雅典民主派政治家。——译者注

多少我们没有觉察的力量却留下了它们的痕迹！有多少潜在因素与我们的美德和缺点密切相关！学校教师有意识的决定性影响，也许并不是最有力的。除了个人努力和个人独创能力所取得的成就外，还有数不尽的因素与教师一起发挥着教育功能，那是一种隐性而强大的力量。

我们理解的教育学史应该是什么样的：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庞大的包容性为我们提供了最多样、最细微和最深刻的源泉去审视人类的道德生活。

- xi 一部简要的教育学史应该是什么样。——与教育史是完全不同的，教育学史的目标是有限而适度的。它仅仅以阐明教育家的理论和方法为目的。狭义地说，教育被简化地定义为一种预想的行为，一种将个人的意愿和想法施加到别人身上以对他进行教育和训练的行为。它是人类灵魂自我发展的反思性助手。自然可以对人类为所欲为，命运可以对人类恣意戏弄，从而成为影响人类最盲目而致命的因素；而教育则增添了理性的艺术，它警觉、冷静、自愿和自觉，用理性和方法去启迪灵魂，其真理性和有效性已经过实践考验并得到广泛的认可。

- xii 即使在这样的限定下，教育学史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领域去开拓。没有一门学科像教育一样将人类所具有的思维能力激发到如此高的程度。只须看一下在法国发表过的教育类著作的书目，这是由比松(Buisson)^①在最近整理出的，^②虽然尚不完整，但此书目已包括了至少两千个书名。或许教育活动获得了更大的成果，或许德国比法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种活动归因于以下几方面的事实：首先，每个时代都给予教育问题新的关注，对于人类精神来说，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永恒的吸引；其次，父母身份激发着这样的研究兴趣，并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有一定能力解决教育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件完全幸运的事情；最后，从教育问题的本质来说，教育问题不能依靠抽象的、独立的理性思维，以数学问题的解决模式来解决，相反，教育问题是与人类的命运和

① 比松(1841—1932)，法国教育家、政治家。——译者注

② 参见 F·比松(F. Buisson)：《教育学词典》(*Dictionnaire de Pédagogie*)，文献目录。